



# 艰难愉快的跋涉

□王雨

我的写重庆开埠时期的长篇小说《水龙》和与黄济人合作的写卢作孚的长篇小说《长河魂》出版后，心里一直不平静。写这两部小说时，查阅到许多“湖广填四川”的资料，很受震撼，当年逾百万移民万里跋涉进川的情景呈现在眼前。

我知道，我的文学长途跋涉开始了，下决心写了长篇小说《填四川》，之后，又下决心改编为同名京剧文学剧本，在《四川戏剧》杂志发表，获得了首届杨升庵文学奖，颁奖地在成都市新都区。

我与新都有缘！新都是我当年所在陆军医院的驻地，邻近的宝光寺、桂湖我太熟悉了。当年，我多次去过桂湖，看过那里对杨升庵的介绍，由衷赞叹。后来，唱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歌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亦是杨升庵所写，感佩不已。

《填四川》的创作，确实艰难，一次艰难而愉快的跋涉。

写《填四川》长篇小说前，我认真查阅了相关资料，做了大量笔记。面对浩繁的资料如何敲打键盘呢？我犯愁过。小说出版后，有评论家指出：“‘填四川’的史迹无论多么重大，要用长篇小说来表现，终究只能是通过个别的、具象的、故事化和命运化的东西。小说须有小说的趣味，否则谁还会读它？幸好，《填四川》的作者没有陷入干巴巴的概念演绎，也没有用几条过于明显的经络图解历史，而是努力提供一部感性的、有血有肉的，甚至触目惊心的移民史画卷。”“叙事文学笔下的‘时代’，最终还是要通过个体的命运展示出来。作家为其主人公取名为‘宁徙’，寓意可见一斑。”是的，构思时我是这么想的。我查到客家移民资料，其后代以重庆荣昌盘龙和四川龙泉驿最多。资料显示，客家人志远好动，自东晋“五胡之乱”始，历经五次大迁徙，

到达福建、广州等地，其优异秉性成就过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。这触动了我。我看到杰出移民女性资料，她们承受着比男人更多的痛苦来川置业安家。这感动了我。是的，当年那因战乱瘟疫天灾人祸，造成十室九空虎狼成群的萧疏的复苏离不开女性，离不开伟大的母亲。我写了宁徙。由她而写了她的父亲宁德功、她的夫君常维翰、她的后夫土著士绅赵书林、她的同乡贪官宣贵昌、她的管家老憨、她的挚友傅盛才和她的晚辈们，写到了她历经的三朝皇帝。大历史中的各色人物纷纷亮相。出书后，有评论家指出：“宁徙立足于荣昌路孔寨，

由插杆占地，白手兴农，到开办丝绸、夏布作坊，兴办煤矿、轿行实业，再到将经商触角伸到重庆、成都，种种业绩推演，颇具代表性地集中表现出了前赴后继

的几代移民如何填川、实川、富川，促成了四川经济社会的恢复、发展和繁荣。这期间，还通过她的父执辈和子侄辈人仕做官，照应到雍正、乾隆两代皇帝如何承继康熙遗策，推进移民措施，写得勾连有致，开阖自如。”

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，故事的跌宕起伏，使我的创作苦中有乐。

写完长篇小说《填四川》后，我去了明清建筑保存完好的荣昌路孔镇，去了客家移民后代众多的盛产夏布的盘龙镇，思维再次被打开。我一二稿写的是虚构的惠水河、岷坝村，在荣昌民俗专家、学者和责任编辑的指点、鼓动下，再次动手大改，改写成濑溪河、路孔寨。路孔镇与我虚构的岷坝村很相像，古镇、河流、拱桥，还真有个赵家祠堂。镇上的店铺名字特别，如“艾糍粑”“一壶春”“大食店”等。采访得知，当年路过的移民在濑溪河舀水喝，瓷碗不慎落入河里，认为是留其在此舀饭吃，就在路孔寨落户了。听老人唱了感人的“麻布神歌”，都写进了小说里。我多次到过荣昌，印象深刻，写这部小说，更深入地了解了荣昌的深厚文化。该长篇小说获重庆市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《长篇小说选刊》全文刊载，北京如意吉祥影视公司改编拍摄为32集同名电视剧待播。

这激发了我改编京剧剧本《填四川》的激情，再次艰难愉快跋涉。

我喜爱京剧，从小就看厉家班的京剧，多次看重庆市京剧团的演出。为创作京剧剧本《填四川》，我查阅了30余部经典及当代京剧剧本，多次向京剧界人士请教，请名家指点，五易其稿。由初稿的传统京剧剧本写法，改为了当代京剧剧本写法。期盼重庆市京剧团能够早日搬上舞台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副主席）

## 木炭烤暖的童年

□徐成文

前些日子，冒着寒风刺骨回到农村老家。瑟瑟发抖的我，一进屋便向母亲提出要求，想弄些木炭生火暖身子。母亲说：农村早已没有木炭了，你就在家跺跺脚，暖和一些吧。

追忆童年，木炭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

以前的农村，房前屋后的杂草、各种农作物的枝丫、树叶均可以作为燃料，所以一般情况下，做几个人的饭菜，是极少使用大柴的。如遇家中有红白喜事，需要大量的柴火做饭，大柴就派上用场了，毕竟大柴的火苗大、火苗高，发挥出来的热量大，做饭炒菜的速度大大提高。

做饭开始了，厨房专管烧火的师傅便大声向主人家吆喝：“快点搬个坛子来，好闷木炭。”主人家再忙也得搬来一个或高或矮的陶瓷坛子，顺便加上一两句客套话。烧火的师傅是制作木炭的高手，见灶孔里的大柴燃烧殆尽，分化成两三寸长的小木炭，便将其用火钳夹入身旁的陶瓷坛子里，立即将坛子盖子盖上，让还有火星的木炭在缺氧的情况下尽快停止燃烧，好让其形成木炭。

做一个红白喜事，往往会制成几坛子木炭。一个坛子里的木炭装满了，在确保完全冷却的情况下，将木炭倒入早已准备好的尼龙袋子里，再用绳子将其口子

封住。

制作好的木炭用处极多。那时候的农村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火盆。冬天来了，要是重要客人来访，主人家会搬出平时藏匿于旮旯处的火盆置于客房中央，从灶孔中取来燃烧正旺的炭火放于火盆中间，再将木炭放在上面，炭火很快将木炭引燃，一盆明晃晃的木炭火就呈现在客人面前。主人家与客人一边拉家常一边烤火，热烈的氛围驱走了冬日的寒冷。有些较为富裕的家庭，家里购买了蜂窝煤炉子和蜂窝煤。引燃蜂窝煤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这时，木炭就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了。在蜂窝煤里面放入少量的引燃物，等其燃烧后立即将木炭放入，木炭借着火星很快就会燃烧。木炭燃烧起来，就将蜂窝煤放在木炭上面，不一会木炭就引燃了蜂窝煤。主人家在蜂窝煤上面蒸饭、炒菜、炖汤均可。而那些贫寒的家庭，则把木炭背到街上去卖，价格虽不菲，但也卖不了多少钱，因为一大背篓也不过10公斤。

如今木炭难觅踪迹，一是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，不再砍伐树木做大柴，自然就无法生成木炭；二是液化气或者天然气深入农村，方便又卫生，又节省了时间。

故乡的木炭渐渐远去，心中总有一些不舍，毕竟伴随我走过了寒冷的童年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## 罗汉打滚

□武辉夏

河南鹿邑是哲学家、思想家老子的故里。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。

渝州画院院长任东升邀请画家高济民和于湘华去他老家河南一游。

函谷关大雪纷飞，山川风景一片素色，清静无尘。几位书画家出来赏雪，触景生情，一路诗情画意。高济民以画罗汉著称，人称“高罗汉”，已近八十高龄，路上吟得一首诗句，东升、湘华也凑兴和诗，几个人得意忘形，脚步飘飞。高罗汉一不小心，摔了一跤，同行人大惊，却不想高罗汉正在兴头上，便趁



势在雪地里打了几个滚，笑说安逸，又得诗几句。东升和湘华见状，便也故意跌倒，同高罗汉一起滚，一面谈诗。几个书画老友童心未泯，诗兴大发，快乐似神仙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）

## 简单而快乐地生活

□邵茹波

我曾经在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上，对一款标价10元的工艺钟表一见钟情。钟情的理由不在于它的精美，而在于它的简陋，简陋到只剩下两个表针、几对齿轮，再加上一个挂钩。没有外壳，没有装饰。我当时想，人心要是都能单纯成这样，社会早就变成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的大同世界了。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将它买下来，要不然挂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还可以时时警醒自己呢。

工作后买了房子，我去几家装修公司咨询，问最低需要多少钱能够完成套内80多平方米房子的装修，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：“最低4万元，材料你自己买。”我又问：“材料需要多少钱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最低2万元吧。”后来读研时的导师给我介绍了一个装修工头，我告诉他：“我不求什么，只求你帮我把我水电气管道铺通了，把灯装上，把墙刷白了，把地凿平了，把室内门装上，装个蹲便器，再

用水泥板修个灶台就行了。至于改变房屋结构、铺木地板、装组合橱柜、装坐便器之类就免了。”我原来想把地凿平，抹一层水泥就行了，他说木地板就算了，但不铺瓷砖太寒酸了，我只好答应了。觉得他人挺憨厚的，再加上那时我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需要照料，我干脆把购买材料的事也委托给他了。虽然我心知肚明：除了工时费，他肯定要在购买材料时赚差价。但我实在不愿去惹这些麻烦事了。最后一项一项算下来，加上材料后的总价才2万多元一点点。省了不少钱不说，还少了由于豪华装修带来的污染，同时换来的是自己的轻松，省却了由装修带来的夫妻反目、主顾反目等情形。

人生在世，钱财地位都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人赤条条地来到世界上，何不简单而快乐地生活着，赤条条而去呢？懂了这个道理，你也许就不会活得那么烦恼了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# 五十九把伞（外一首）

□李苇凡

早晨下了一场雨，  
放学时，挂在墙上的五十九  
把伞全干了。  
孩子们带走了伞，  
水蒸气留在教室，让粉笔受潮，

写出来的字，就显得潮湿、脆弱，  
笔画时而连，时而断，  
像一条季节河，就要死在路上。

抽一个孩子来读，他显得特别紧张，  
读得断断续续的，甚至一度哽咽，

仿佛突然之间，明白了汉字所携带的情绪，  
会溢于言表，而且会受天气影响。

## 初冬

外面我们曾报以热情的事物



在冬日冷却下来，  
教室里依然温暖，  
空气保持着流动的形式。  
孩子们开始朗读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，

其中有“桃花流水鳜鱼肥”这样的句子，  
让一只野蜂误认为，春天就在房间里，  
而从窗口飞进来。

一下午，它都在绕着吊灯飞，  
一直苦熬着，不肯死去。  
不用我特意安排，  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孩子们一定会找来

杜甫、范成大、弗罗斯特，以及赖特的诗来读，  
为这只困在语言实验室的野蜂，  
不定时输送营养物质，帮助它渡过难关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